

醒世恒言

续编

听风堂主人 选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醒世恒言

续编

听风堂主人 选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20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世恒言》续编/听风堂主人选编.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4.10

ISBN 7-5302-0350-9

I. 醒… II. 听… III. ①话本小说-中国-古代-选集②短篇小说-中国-古代-选集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3240号

《醒世恒言》续编

XING SHI HENG YAN XU BIAN

听风堂主人 选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顺义燕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25印张 492000字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02-0350-9/I · 336

定价: 17.50元

出版说明

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冯梦龙编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精选了宋元明三代优秀白话短篇小说共一百二十篇，出版之后历代翻刻不绝，直至今日“三言”之各种版本仍是畅销不衰。“三言”之后，自明末到清代中叶（1628——1795），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进一步繁荣，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各种小说的专集和选本累计达六十种之多，单篇的作品在千种以上。这上千种作品各自品位不同，高下有别，精华与糟粕并存。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便于广大读者了解古代白话小说，本社特约请研治古典小说的专家听风堂主人，从明末到清代中叶的千种以上的作品中精选一百二十篇，分为《〈喻世明言〉续编》、《〈警世通言〉续编》、《〈醒世恒言〉续编》三集，每集四十篇，以飨读者。

《“三言”续编》中所收作品的题材包括爱情、世情、艳情、公案、侠义、灵怪……囊括了古代短篇小说所有的题材类型。这些各种题材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不同阶层各种人物的性格心态，尤其突出的是活画出下层社会的多姿多彩的风貌。一百二十篇作品的情节极富创意，故事新奇曲折，引人入胜，出人意表，却尽在情理之中；语言性格化，口语化，通俗流畅，有着浓郁的生活

气息。《“三言”续编》在题材多样、思想深度以及叙事技巧上，都可以说是“三言”的继承和发展，代表着一百六十年间白话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平。本书对所选作品不作一字删节，保持了原作的风貌，这样一是可以为广大读者窥视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提供一个窗口，二是使其在研究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方面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受成书时代的局限，某些作品不免会存在一些封建性的糟粕，相信读者会批判地阅览。可以预期，《“三言”续编》将同冯梦龙的“三言”一样，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广为流传的古代短篇白话小说集。

目 录

第 一 卷	饶天幸拐子成功·····	(1)
第 二 卷	错猎科误跻显秩·····	(23)
第 三 卷	痴汉贪名入骗局·····	(39)
第 四 卷	玉箫再世玉环缘·····	(53)
第 五 卷	重友谊王冕救孤·····	(81)
第 六 卷	裴节妇完节全夫·····	(91)
第 七 卷	思淫占祸起一时·····	(107)
第 八 卷	情痴到底终成真·····	(118)
第 九 卷	安南玉马换猩绒·····	(137)
第 十 卷	拔沦落太守择婿·····	(159)
第 十 一 卷	天台匠误招乐趣·····	(172)
第 十 二 卷	真假有无醒贪夫·····	(184)
第 十 三 卷	花园劫妇遭恶报·····	(209)
第 十 四 卷	美男避惑反生疑·····	(229)
第 十 五 卷	谭楚玉戏里传情·····	(247)
第 十 六 卷	利财奴枉为人师·····	(271)
第 十 七 卷	乞食僧奸拐人妻·····	(290)
第 十 八 卷	乞丐妇重配鸾俦·····	(309)
第 十 九 卷	丑郎怕娇偏得艳·····	(327)



第二十卷	韩珠娘深智殉仇·····	(350)
第二十一卷	王翠翘死谢徐海·····	(362)
第二十二卷	大丈夫惊心惧内·····	(377)
第二十三卷	巧妓佐夫成功名·····	(388)
第二十四卷	妖狐有义合良缘·····	(402)
第二十五卷	积德家乱离得福·····	(415)
第二十六卷	纳忠言左道回头·····	(431)
第二十七卷	青楼穷鬼诉嫖冤·····	(445)
第二十八卷	贤妇高谊回妒妻·····	(458)
第二十九卷	一声天雷诛七凶·····	(477)
第三十卷	代成狱弟脱兄难·····	(489)
第三十一卷	烈女舍己活全家·····	(501)
第三十二卷	贪夫六院卖风流·····	(513)
第三十三卷	女陈平计生七出·····	(538)
第三十四卷	琼姐错认有情郎·····	(548)
第三十五卷	妒妻守有夫之寡·····	(562)
第三十六卷	恶婆肆虐遭忤逆·····	(601)
第三十七卷	徐行贪财遭报应·····	(616)
第三十八卷	变异类始悔前非·····	(631)
第三十九卷	妻妾改醮婢守节·····	(647)
第四十卷	坐怀不乱终友托·····	(665)



1

早早激我回头也。《四书》上有两句云：“虽有恶人，“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斋戒沐浴”四个字，就是说的回头。为甚么恶人回头就可以事上帝？我有个绝妙的比方：为善好似天晴，作恶就如下雨。譬如终日晴明，见了明星朗月，不见一毫可喜；及至苦雨连朝，落得人心厌倦，忽然见了日色，就与祥云瑞霭一般，人人快乐，个个欢欣，何曾怪他出得稍迟、把太阳推下海去？所以善人为善，倒不觉得稀奇，因他一向如此，只当是久晴的日色，虽然可喜，也还喜得平常。恶人为善，分外觉得奇特，因他一向不然，忽地如此，竟是积阴之后，陡遇太阳，不但可亲，又还亲得炎热。故此恶人回头，更为上帝所宠，得福最易。就像投诚纳款的盗贼，见面就要授官，比不得无罪之人，要求上进，不到选举之年，不能勾飞黄腾踏也。

近日有个杀猪屠狗的人，住在持斋念佛的隔壁。忽然一日遇了回禄之灾，把持斋念佛的房产烧得罄尽，单留下几间破屋，倒是杀猪屠狗的住房。众人都说：“天道无知，报应相反！”及至走去一看，那破屋里面有几行小字，贴在家堂面前。其字云：

“屠宰半生，罪孽深重。今特昭告神明，以某月某日为始，改从别业，誓不杀生。违戒者天诛地灭。”

众人替他算一算，那立誓的日子比失火之期只早得三日，就一齐惊异道：“难道你一念回头，就有这般显应？既然如此，为甚么持斋念佛的人修行了半世，反不如你？”那杀猪屠狗的应道：“也有些原故。闻得此老近日得了个生财的妙方，三分银子可以倾做一钱，竟与真纹无异。用惯了手，终日闭户倾煎，所以失起火来，把房产烧得罄尽。”众人听了，愈加警省。

古语云：“一善可以盖百恶。”这等看来。一恶也可以掩百善了。可见“回头”二字，为善者切不可有，为恶者断不可无。善人回头就是恶，恶人回头就是善。东西南北，各是一方，走

路的人不必定要自东至西、由南抵北，方才叫做回头，只须掉过脸来，就不是从前之路了。这回野史说一个拐子回头，后来登了道岸，与世间不肖的人做个样子，省得他错了主意，只说罪深孽重、忏悔不来，索性往错处走也。

明朝永乐年间，出了个神奇不测的拐子，访不出他姓名，查不着他乡里，认不出他面貌。只见四方之人，东家又说被拐，西家又道着骗，才说这个神棍近日去在南方，不想那个奸人早已来到北路。百姓受了害，告张缉批拿他，搜不出一件真赃，就对面也不敢动手。官府吃了亏，差些捕快捉他，审不出一毫实据，就拿住也不好加刑。他又有个改头换面之法，今日被他骗了，明日相逢，就认他不出。都说是个搅世的魔王！把一座清平世界，弄得鬼怕神愁，刻刻防奸，人人虑诈。越防得紧，他越要去打搅；偏虑得慌，他偏要来照顾。被他搅了三十余年，天下的人都没法处治。

直到他贼星退命，驿马离官，安心住在一处，改邪归正起来，自己说出姓名，叙出乡里，露出本来面目；又把生平所做之事时常叙说一番，叫人以此为戒，不可学他。所以远近之人把他无穷的恶迹倒做了美谈，传到如今，方才知道来历。不然叫编野史的人从何处说起？

这个拐子是广东肇庆府高安县人，姓贝，名喜，并无表字，只有一个别号，叫做贝去戎。为甚么有这个别号？只因此人之父原以偷摸治生，是穿窬中的名手，人见他来，就说个暗号，道：“贝戎来了，大家谨慎！”“贝”“戎”二字合来是个“贼”字，又与他姓氏相待，故此做了暗号。及至到他手里，忽然要改弦易辙，做起跨灶的事来，说：“大丈夫要弄银子，须是明取民财，想个光明正大的法子弄些用用。为甚么背明趋暗，夜起昼眠，做那鼠窃狗偷之事？”所以把“人俞”改做“马扁”，“才莫”翻为

“才另”，暗施谲诈，明肆诙谐，做了这桩营业。人见他别创家声，不仍故辙，也算个亢宗之子，所以加他这个美称。其实也是褒中寓刺，上下两个字眼究竟不曾离了“贝戎”。但与乃父较之，则有异耳。

做孩子的时节，父母劝他道：“拐子这碗饭不是容易吃的，须有孙庞之智，贲育之勇，苏张之辩，又要随机应变，料事如神，方才骗得钱财到手。一着不到，就要弄出事来。比不得我传家的勾当是背着人做的，夜去明来，还可以藏拙。劝你不要更张，还是守旧的好。”他拿定主意，只是不肯，说：“我乃天授之才，不假人力，随他甚么好汉，少不得要堕入计中。还你不错就是。”父母道：“既然如此，就试你一试。我如今立在楼上，你若骗得下来，就见手段。”贝去戎摇摇头道：“若在楼下，还骗得上去。立在上面，如何骗得下来？”父母道：“既然如此，我就下来，且看用甚么骗法。”及至走到楼下，叫他骗上去。贝去戎道：“业已骗下来了，何须再骗。”——这句旧话传流至今，人人识得，但不辨是谁人所做的事，如今才揭出姓名。——父母大喜，说他果然胜祖强宗，将来毕竟要恢宏旧业，就选一个吉日叫他出门，要发个小小利市，只不要落空就好。

谁想他走出门去，不及两三个时辰，竟领着两名脚夫，抬了一桌酒席，又有几两席仪，连台盏杯箸，色色俱全，都是金镶银造的。抬进大门，秤了几分脚钱，打发来人转去。父母大惊，问他得来的原故。贝去戎道：“今日乃开市吉期，不比寻常日子。若但是腰里撒撒，口里不见啫啫，也还不为希罕。连一家所吃的喜酒，都出在别人身上，这个拐子才做得神奇。如今都请坐下，待我一面吃，一面说，还你们听了，都大笑一场就是。”父母欢喜不过，就坐下席来，捏着酒杯，听他细说。

原来这桌酒席是两门至戚初次会亲，吃到半席的时节，女

家叫人撤了送到男家去的。未经撤席之际，贝去戎随了众人立在旁边看戏，见他吃桌之外另有看桌，料想终席之后定要撤去送他，少不得是家人引领，就想个计较出来。知道戏文闹热，两处的管家都立在旁边看戏，决不提防；又知道只会男亲，不会女眷，连新妇也不曾回来，就装做男家的小厮，闯进女家的内室。丫鬟看见，问他是谁家孩子。他说：“我是某姓家童，跟老爷来赴席的。新娘有句说话，叫我瞒了众人说与老安人知道。故此悄悄进来，烦你引我一见。”丫鬟只说是真，果然引见主母。贝去戎道：“新娘致意老安人，叫你自家保重，不要想念他。有一句说话，虽然没要紧，也关系府上的体面，料想母子之间决不见笑，所以叫我来传言。他说：我家的伴当，个个生得嘴馋，惯要偷酒偷食，少刻送桌面过去，路上决要抽分，每碗取出几块，虽然所值不多，我家老安人看见，只说酒席不齐整，要讥诮他。求你到换桌的时节，差两个的当用人把食箩封好，瞒了我家伴当，预先挑送过门，省得他弄手脚。至于抬酒之人，不必太多，只消两个就有了，连帖子也交付与他，省得嘈嘈杂杂，不好款待。”那位家主婆见他说得近情，就一一依从，瞒了家人，把酒席送去。临送的时节，贝去戎又立在旁边，与家主婆唧唧啾啾说了几句私话，使抬酒的看见，知道是男家得用之人。

等酒席抬了出门，约去半里之地，就如飞赶上去道：“你们且立住。老安人说：还有好些菜蔬，装满一屉食箩，方才遗落了，不曾加在担上，叫我赶来看守，唤你们速速转去抬了出来。”家人听见，只说是真，一齐赶了回去。贝去戎张得不见，另雇两名脚夫，抬了竟走。所以抬到家中，不但没人追赶，亦且永不败露。——这是他初出茅庐第一桩燥脾之事。

父母听见，称赞不了，说他是个人神人。从此以后，今日拐东，明日骗西，开门七件事，样样不须钱买，都是些倘来之物。

把那位穿窬老子，竟封了太上皇，不许他出门偷摸，止靠一双快手，养活了八口之家，还终朝饮酒食肉，不但是无饥而已。做上几年，声名大著，就有许多后辈慕他手段高强，都来及门受业。他有了帮手，又分外做得事来，远近数百里，没有一处的人不被他拐到骗到。家家门首贴了一行字云：

“知会地方，协拿骗贼。”

有个徽州当铺开在府前，那管当的人是个积年的老手，再不曾被人骗过。邻舍对他道：“近来出个拐子，变幻异常，家家防备。以后所当之物，须要看仔细些，不要着他的手。”那管当的道：“若还骗得我动，就算他是个神仙。只怕遇了区区，把机关识破，以后的拐子就做不成了。”说话的时节，恰好贝去戎有个徒弟立在面前，回来对他说了。贝去戎道：“既然如此，就与他试试手段！”

偶然一日，那个管当的人立在柜台之内，有人拿一锭金子，重十余两，要当五换。管当的仔细一看，知有十成，就兑银五十两，连当票交付与他，此人竟自去了。旁边立着一人，也拿了几件首饰要当银子，管当的看了又看，磨了又磨。那人见他仔细不过，就对他笑道：“老朝奉！这几件首饰，所值不多，就当错了也有限。方才那锭金子到求你仔细看看，只怕有些蹊跷。”管当的道：“那是一锭赤金，并无抵假，何须看得？”那人道：“抵假不抵假我虽不知道，只是求当的人我却有些认得，是个有名的拐子，从来不做好事的。”管当的听了，就疑心起来，取出那锭金子，从新看了一遍，就递与他道：“你看，这样金子，有甚么疑心？”那人接了，走到明亮之处替他仔细一看，就大笑起来，道：“好一锭赤金，准准值八两银子！你拿去递与众人，大家验一验，且看我的眼力比你的何如。”那店内之人接了进去，磨的磨，看的看，果然试出破绽来。原来外面是真，里面是假，

只有一膜金皮，约有八钱多重，里面的骨子都是精铜。管当的着起忙来，要想追赶，又不知去向。那人道：“他的踪迹瞒不得区区，若肯许我相酬，包你一寻就见。”管当的听了，连忙许他谢仪，就带了原金同去追赶。

赶到一处，恰好那当金之人同着几个朋友在茶馆内吃茶。那人指了，叫他：“上前扭住，喊叫地方，自然有人来接应。只是一件：你是一个，他是几个，双拳不敌四手，万一这锭金子被他抢夺过去，把甚么赃证弄他？”管当的道：“极说得是。”就把金子递与此人，叫他立在门外，“待我喊叫地方，有了见证之后，你拿进来质对。”此人收了。管当的直闯进去，一把扭住当金之人，高声大叫起来。果然有许多地方走来接应，问他何故。管当的说出情由，众人就讨赃物来看。管当的连声呼唤，叫取赃物进来，并不见有人答应。及至出去抓寻，那典守赃物之人又不知走到何方去了。当金的道：“我好好一锭赤金，你倒遇了拐子被他拐去，反要弄起我来！如今没得说，当票现存，原银也未动，速速还我原物，省得经官动府！”倒把他交与地方，讨个下落。地方之人都说他“自不小心，被人骗去，少不得要赔还。不然，他岂有干休之理？”管当的听了，气得眼睛直竖，想了半日，无计脱身，只得认了赔还。同到店中，兑了一百两真纹，方才打发得去。

这个拐法，又是甚么情由？只因他要显手段，一模一样做成两锭赤金，一真一假。起先所当原是真的。预先叫个徒弟带着那一锭立在旁边，等他去后，故意说些巧话，好动他的疑心。及至取出原金，徒弟接上了手，就将假的换去，仍递与他。众人试验出来，自然央他追赶。后来那些关窍，一发是容易做的，不愁他不入局了。你说这些智谋，奇也不奇，巧也不巧？

起先还在近处掏摸，声名虽著，还不出东西两粤之间。及

至父母俱亡，无有挂碍，就领了徒弟，往各处横行。做来的事，一桩奇似一桩，一件巧似一件。索性把恶事讲尽，才好说他回头。做小说的本意，原在下面几回，以前所叙之事，示戒非示劝也。

贝去戎领了徒弟周流四方，遇物即拐，逢人就骗。知道不义之财岂能久聚，料想做不起人家，落得将来撒漫。凡是有名的妓妇，知趣的龙阳，没有一个不与他相处。赠人财物，动以百计，再没有论十的嫖钱，论两的表记。所以风月场中要数他第一个大老。只是到了一处就改换一次姓名，那些嫖过的表子枉害相思，再没有寻访之处。

贝去戎游了几年，十三个省城差不多被他走遍。所未到者只有南北两京，心上思量道：“若使輶轳之下没有一位神出鬼没的拐子，也不成个京师地面，毕竟要去走走，替朝廷长些气概。况且拐百姓的方法都做厌了，只有官府不曾骗过，也不要便宜了他。就使京官没钱，出手不大，荐书也拐他几封，往各处走走，做个‘马扁游客’，也使人耳目一新。”就收拾行李，雇了极大的浪船，先入燕都，后往白下。

有个湖州笔客要搭船进京，徒弟见他背着空囊，并无可骗之物，不肯承揽。贝去戎道：“世上没穷人，天下无弃物，就在叫化子身上骗得一件衲头，也好备逃难之用。只要招得下船，骗得上手，终有用着的去处。”就请笔客下舱，把好酒好食不时款待。笔客问他进京何事，寓在那里。贝去戎假借一位当道认做父亲，说：“一到就进衙斋，不在外面停泊。”笔客道：“原来是某公子。令尊大人是我定门主顾，他一向所用之笔都是我的，少不得要进衙卖笔，就带便相访。”贝去戎道：“这等极好。既然如此，你的主顾决不止家父一人，想是五府六部翰林科道诸官，都用你的宝货。此番进去，一定要送遍的了。”笔客道：“那不

待言。”贝去戎道：“是那些人？你说来我听。”笔客就向夹袋之中取出一个经折，凡是买笔的主顾，都开列姓名。又有一篇帐目，写了某人定做某笔几帖，议定价银若干，一项一项开得清清楚楚，好待进京分送。贝去戎看在肚里。

过了一两日，又问他道：“我看你进京一次也费好些盘缠，有心置货，索性多置几箱，为甚么不尴不尬，止带这些？”笔客道：“限于资本，故此不能多置。”贝去戎道：“可惜你会我迟了。若还在家，我有的是银子，就借你几百两，多置些货物，带到京师，卖出来还我，也不是甚么难事。”笔客听了此言，不觉利心大动，翻来覆去想了一晚。

第二日起来，道：“公子昨日之言，甚是有理。在下想来，此间去府上也还不远。公子若有盛意，何不写封书信，待我赶到贵乡，领了资本，再做几箱好笔，赶进来也未迟。这些货物，先烦公子带进去，借重一位尊使，分与各家，待我来取帐，有何不可。”贝去戎见他说到此处，知道已入计中，就慨然应许。写下一张谕贴，着管事家人速付元宝若干锭与某客置货进京，不得违误。笔客领了，千称万谢而去。

贝去戎得了这些货，一到京师，就扮做笔客，照他单上的姓名竟往各家分送，说：“某人是嫡亲舍弟，因卧病在家，不能远出，恐怕老爷等笔用，特着我赍送前来，任凭作价。所该的帐目，若在便中，就付些带去，以为养病之资。万一不便，等他自家来领。只有一句话要禀上各位老爷：舍弟说，连年生意淡薄，靠不得北京一处，要往南京走走。凡是由南至北经过的地方，或是贵门人，或是贵同年，或是令亲盛友，求赐几封书札。荐人卖笔，是桩雅事，没有甚么嫌疑，料想各位老爷不惜齿颊之芬，自然应许。”

那些当道见他说得近情，料想没有他意，就一面写荐书，一

面兑银子，当下交付与他。书中的话不过首叙寒温，次谈衷曲，把卖笔之事倒做了余文，随他买也得，不买也得。那里知道，醉翁之意原不在酒，单要看他柬帖上面该用甚么称呼，书启之中当叙甚么情节，知道这番委曲，就可以另写荐书。至于图书笔迹，都可以摹仿得来，不是甚么难事。

出京数十里，就做游客起头，自北而南，没有一处的抽丰不被他打到。只因书札上面所叙的寒温，所谈的衷曲，一字不差，自然信然无疑，用情惟恐不到。甚至有送事之外，又复捐囊，捐囊之外，又托他携带礼物，转致此公。所得的钱财，不止一项。至于经过的地方，凡有可做之事，可得之财，他又不肯放过一件，不单为抽丰而已。

一日，看见许多船只都贴了纸条，写着几行大字，道：

“某司某道衙门吏书皂快人等迎接新任老爷某上任。”

他见了此字，就缩回数十里，即用本官的职衔，刻起封条印板，印上许多，把船舱外面及扶手拜匣之类各贴一张，对着来船，扬帆带纤而走。那些衙役见了，都说就是本官，走上船来一齐谒见。贝去戎受之不辞，把属官赍到的文书都拆开封筒，打了到日，少不得各有天仪，接到就送。预先上手，做了他的见面钱。

过上一两日，就把书吏唤进官舱，轻轻的分付道：“我老爷有句私话对你们讲，你们须要体心，不可负我相托之意。”书吏一齐跪倒，问：“有甚么分付？”贝去戎道：“我老爷出京之日，借一主急债用了，原说到任三日就要凑还他。如今跟在身边，不离一刻。我想到任之初，那里就有？况且此人跟到地方，一定要招摇生事，不如在未到之先设处起来，打发他转去，才是一个长策。自古道：‘众擎易举，独力难成。’烦你们众人大家攒凑攒凑，替我担上一肩。我到任之后，就设处出来还你。”那些书吏巴不得要奉承新官，那一个肯说没有？就如飞赶上前去，不